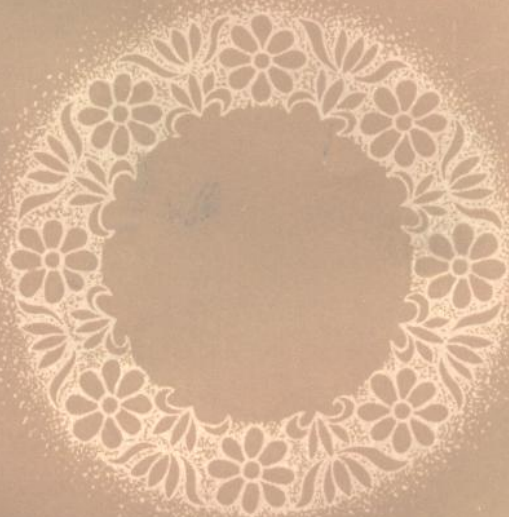


涂正坤烈士传略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K822/28

涂正坤烈士传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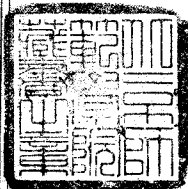
平江烈士传记编写组

凌 辉执笔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745694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长沙

745694

涂正坤烈士传略

平江烈士传记编写组

凌 辉 执笔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1979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58,000 印数：1—15,000 印张：2.625

统一书号：11109·127 定价：0.28元



涂正坤同志



涂正坤烈士的遗物。

涂正坤同志光荣牺牲的地方。





涂正坤同志和他的夫人朱引梅。



新四军平
江留守通讯处
旧址。

四十年前，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平江惨案中，我党湘鄂赣特委书记、新四军上校参议、新四军平江留守通讯处负责人涂正坤同志被杀害了。他把自己的鲜血，浇灌着劳动人民休养生息的土地；他用自己的行动，谱写着中国革命斗争历史的篇章。他不愧为我党的优秀党员，英勇战士。他虽然牺牲四十年了，全国人民怀念他，平江人民更怀念他，歌颂他，传颂着他许多动人的战斗事迹。现在，我们把这些事迹收集起来，整理成书，作为我们对涂正坤同志最深切的纪念。

目 次

心向革命·····	(1)
连云怒吼·····	(10)
支援北伐·····	(17)
武装起义·····	(24)
白花尖上·····	(29)
怒捣敌巢·····	(37)
建设边区·····	(44)
艰苦岁月·····	(52)
识破奸计·····	(57)
心在前线·····	(61)
坚持抗战·····	(66)
惩办顽敌·····	(70)
气贯长虹·····	(75)

~~DB3452~~
DB34/23

心 向 革 命

在湖南平江县嘉义区的谢江洞地方，一条蜿蜒曲折的小溪围绕着一个长满茅草的荷包洲。洲上有一间茅屋，里面住着一个叫涂焕伯的缝工和他的妻子何九莲。他们穷得没个禾菀盛露水，没块泥巴种庄稼，就连这间低矮潮湿的茅屋也不是自己的。夫妻两口，长年累月，靠着缝纫得来的微薄收入，度着艰难困苦 的 岁 月。

一八九七年农历十月十六日中午，天空阴晦，暴雨将临。突然刮起一阵大风，将茅屋顶掀开了一个大洞，冷风直灌进来。躺在床上快要临产的何九莲，冻得瑟瑟直抖。饥寒的侵袭，临产的阵痛，使守在旁边的涂焕伯更加忐忑不安。他正不知所措地望着屋顶发呆，猛然一阵雨点打来，才使他清醒过来，慌忙拿起一件冬茅蓑衣，爬到屋上去遮漏，但这有什么用呢！幸喜附近的穷苦邻居拿着晒簟、杉皮等物赶来，七手八脚，总算把漏遮住了。

涂焕伯要熬点稀粥给何九莲吃，何九莲说：“那儿粒米 留 着给孩子磨点米浆当奶水吧！”涂焕伯要去请接生婆来，何九莲说：“算了吧，请来了，拿什么谢人家？”

就这样，正坤来到了这苦难的人间。他奶名叫正生。

虽然由于先天不足，正坤从小就瘦得可怜，但他给在苦难中挣扎的涂焕伯夫妇带来了一点点欢乐和慰藉。涂焕伯每天散工回来，总要抱着小正生，用那长满胡茬的嘴巴亲吻他。只有这时，

他才忘记了苦痛，增添了快乐，似乎这阴暗的小茅屋里有着一线光明的未来。

然而，未来的希望只能给人以暂时的精神上的安慰，并不能解除现实的苦痛，等待着他们的却是更多的灾难。

正坤七岁那年，一天，何九莲在一个地主家做衣，将掉在地下的一点碎布捡起来，对地主婆说：“东家，这点碎布就给了我吧！”地主婆满口答应了。何九莲把碎布带回家，给小正坤纳了双鞋底。小正坤第一次穿上了新鞋。

没想到就是这点碎布，给何九莲带来了横祸。

这一年，涂焕伯和何九莲给这个地主家缝了两百多件衣服。年终三十夜，涂焕伯去结算工钱，心狠手毒的狗地主竟板起面孔对涂焕伯说：“我没找你堂客要布钱，你倒找我要工钱？”不由分说，把涂焕伯推出了大门。

忠厚老实的涂焕伯唉声叹气回到家里，埋怨何九莲，不该捡那些碎布。何九莲听了，气的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她叫正坤从脚上脱下那双小布鞋，拿着去找地主婆“评理”。

她深夜来到地主的家里，质问正在喝酒“守岁”的地主婆：“拿了你一点碎布，为什么要扣一年的工钱？”地主婆撅起嘴巴说：“谁知道你拿走了多少好布呢。”

这真是血口喷人！何九莲气愤地说：“我拿这点碎布的时候，不是给你看过了吗？”接着她把小布鞋伸到地主婆跟前，说：“你看，就衬了这双鞋底！”

地主婆瞟何九莲一眼，拉了拉身上的皮袄，不谈碎布的事，却说：“你看看，你把皮袄缝成甚么样子！糟踏了我的皮料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”

“糟踏了你的料？！你……你……”何九莲气得火星直冒，恨

得直咬牙。

这时，狗地主带着两个团丁进来，说何九莲是“贼婆”，不由分说抓去乡公所，捆在院子前的一棵大樟树上……

人妖颠倒的黑暗社会，使正坤从小就看清了地主的狠毒，也加深了他对地主的仇恨。

半夜里，小正坤拿了一把剪刀，悄悄摸到大樟树前，咬紧牙，用力剪断了缚在妈妈身上的绳子，在爸爸的接应下，逃出了虎口。一家三口，搬到浏阳与平江交界的山洞里，在正坤的外婆家住了下来。

涂焕伯夫妇仍以缝纫为生，节衣缩食，总算让正坤进小学读了两年半书。

正坤读书用功，成绩优秀，很得老师的赞赏。有一次老师出了一道题——“农夫种田”，要学生们作文，正坤皱着眉，想了想之后，拿起笔来就写道：“农夫种田，一年四季，脸朝黄土背朝天，吃没吃，穿没穿，扮下谷子一拾担，八担谷子送东家，东家还说送少了，这真是岂有此理，这个世道太不公平。”

这短短的几句话，道出了残酷的社会现实，无异是向一切剥削者宣战，自然要引起学校当局的极大不满。没几天，校董把正坤叫了去，恶狠狠的训斥了一顿以后，把他赶出了校门，连那位出这道作文题的老师也被辞退了。

正坤愤愤不平地回到家里，拉着妈妈要去学校“评理”。妈妈抚摸着正坤的脑袋，叹了口气说：“还去评么子理，上回我为‘评理’，不是差点把命都送掉了？还是跟你爸爸去学缝纫吧！这个世道，能混碗饭吃就算不错了。”

正坤是个聪明的孩子，跟爸爸学缝纫不到三个月，就能独自裁剪和缝合简单的衣裤了。乡亲们都喜欢他，亲切地叫他“小裁

缝”，垫肩烂了，褂子破了，常要正坤给补一补。而正坤呢，凡是穷乡亲要他做的事，他总是十分乐意。有时指头扎破了，他也不停下来。大家要他缝补的次数多了，过意不去，就掏出几文钱谢他，而他总是再三推辞，不肯接受，并诚恳地说：“打几个补丁算么子钱啰！”

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，正坤学会了一手好缝纫手艺，在当地周围四、五十里内出了名，来请他做工夫的人多起来了。但正坤给自己立了条规矩，只去穷人家做粗布衣裤，不去富豪家缝绫罗绸缎。因此他能更广泛地接触乡里的贫苦大众，同他们一起啃红苕，吃野菜，替他们补破烂，做粗活，成了穷苦乡亲的贴心人。

涂正坤不仅不给富户做活，而且设法去“整”那些平日为非作歹的土豪劣绅，替穷人出气。

一天，谢江垅内，突然响起了咣咣咣的铜锣声，一个头扎罗布手巾的老倌子边敲边喊：“十福寺仙乩坛开坛哪，真灵验啦，快去朝拜呀！”

听到喊声，村里的善男信女，三三两两拿着香烛和鞭炮，先后往梧桐山上的一座古庙走去。

庙前地坪里早已密密麻麻的挤满迎神的人，地主杨石富和他的胖小子也来到这里。这时，庙堂里，挂着一幅幅神像，什么吹洞箫的吕洞宾大仙啦，骑青牛的老子道君啦。香案上红烛高照，香炉里白烟缭绕。在神案前，两个头扎红纱头巾，身穿土布白褂，脚登圆口布鞋的汉子，各伸出一只手，扶住一枝桃树桠，这桃树桠枝便“自动”地在一只圆形沙盘里“笃笃笃”地写起字来，据说这是“仙乩坛”迎来的神在说话。还有一个头戴礼帽，身穿青布长袍的瘦长个子，两眼望着沙盘，嘴里不停地把沙盘里的字大声念了出来，告诉大家这就是神要说的话。现在只见他念道：

“梅花斗雪傲香檀，溪水滔滔透汉关，杨家英灵还故里，闲游荒草踏神山。吾乃梅溪公堂的曾祖父杨英才也。”

杨英才不是别人，正是地主杨石富的曾祖父。今天居然降临“乩坛”了，这可使杨石富父子吃了一惊。胖小子伸了伸舌头，对着“乩坛”说：“你是英太公，求你判判你自己的生庚死辰吧！”

“吾甲子年五月初六寅时生，乙未年七月初四巳时歿。”穿长衫的马上望着沙盘念了出来。

胖小子拉了一把在旁边站着的杨石富，低声问道：“爸，是真的吗？”

杨石富一听，一点不错，以为真是他的曾祖父降临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口里念念有词的祈求说：“求曾祖父指点后人，求曾祖父指点后人！”

这时候，那穿长袍的瘦个子装着“神”在生气的样子，愤愤地念道：“汝平生欺压平民，为富不仁，小斗短秤，伤天害理，阎王有令，要将你克日追回阴司，偿还孽债。吾念汝系杨门之后，特在阎王面前求情，今日下凡前来搭救。汝从今以后，速速改恶从善，开仓济贫，广施恩德。不然，阎王殿前罪恶难饶！吾神去也。”

杨石富吓得不断磕头，连声哀求说：“请祖上息怒，不孝子孙一定痛改前非，痛改前非。”

杨石富担心阎王要他的命，回到家里，便偷偷地把那个小斗和那杆水银秤暂时收起来了，还忍痛给“乩坛”捐了一百块光洋的香火钱。

傍晚，当大家散去以后，穿长袍的瘦个子同扶乩的几位兄弟，到后殿开起秘密会来，研究下一次“惩办”的对象。

这个“装神惩富”的主意，正是涂正坤想出来的。他联络几

个相知的穷兄弟，办起这座“仙乩坛”，藉此警告一下那些欺压剥削穷人的土豪劣绅，替穷苦人出口气。起初，因为大家都相信这些话是“神”说出来的，更因为这些话都是富人怕听而穷人想听的，所以大家都很高兴，每次开坛过后，总要翘起大拇指把乩手称赞一番。

当然，这种专门同富人作对的“仙乩坛”是办不下去的。不久，大地主江浴岷把涂正坤告到县里，说他纠集歹徒，图谋不轨，应予取缔。结果，知县传下令来，封闭了这个“仙乩坛”，并扬言要把涂正坤一伙抓去坐班房。

这座奇怪的“仙乩坛”，其实不过是涂正坤他们想惩罚一下地主土豪的一次尝试。现在，这条路走不通了，穷人们是否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呢？涂正坤在苦闷中反复思索着。

一九二四年冬，北风呼啸，天寒地冻。涂正坤在搬回荷包洲居住后，见到了一位带眼镜的先生。这位先生在附近的一座庙里办起了一所夜校。他每天走家串户，动员穷哥们去夜校学习。这位先生就是罗纳川同志。罗纳川住在离这里二十多里的献冲镇，早在秀野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共产党。这次，他是奉中共平江支部的派遣，到这个偏僻的山冲里来发展地下党组织的。

罗纳川个子不高，两颊消瘦，身穿粗布长褂，态度和蔼可亲。他来到这里后，很快便成了穷哥们的知心朋友。一天，他来到涂正坤家里，拿着一件破棉袄，请涂正坤缝补。涂正坤接过一看，心中吃了一惊：这件棉袄实在太破烂了。他一面缝补，一面关心地问道：“罗先生，你家里也很穷吗？”

罗纳川微笑着说：“我比你还好一些呢。现在快要下雪了，你还只穿件单衣，连件破棉袄也没有呀！”

涂正坤愤愤地说：“这有什么法子呢。那些豪门富户，官厅衙

门，今天这个捐，明天那个费，只差点没拿穷人的骨头去熬油了。我气不过，跟穷哥们办了一个‘仙乩坛’去整他们，结果，他们告到县里，把‘仙乩坛’封了，还要抓我进班房，逼得我只好又搬了回来。”

罗纳川很喜欢涂正坤的斗智勇气。他亲切地告诉涂正坤，要想整垮地主，靠办什么“仙乩坛”是不行的，要把所有的穷人组织起来，一起同豪绅地主斗，并且要有人去做这种团结、教育穷人的工作……

在夜校里，罗纳川用许多生动的比喻，启发学员的阶级觉悟，并详细说明只有组织起来，穷人才有力量同地主斗争的道理。涂正坤听了这些话，真象在心里点上了一把火。他从来没听过的道理，现在听到了，从来没有人指点的道路，现在有人指出了，这怎不叫他特别的激动呢。他想，穷人要团结起来搞斗争，是完全可以做到的，因为这是大多数穷人的要求。但是，谁来带领我们搞斗争呢？

涂正坤从夜校回到家里，躺在自己狭窄的草铺上，老是想着这个问题，翻来复去地睡不着。想着想着，他终于爬了起来，披上布衫，找罗纳川去了。

罗纳川热情地接待了他，同他坐在庙门侧边的走廊上，听了他的要求和想法后，连连点头说：“你这要求提得很好。我可以告诉你，领导我们搞革命的人已经有了。但这不是一个人，而是一个组织，一个集体，它把许许多多愿意为穷人翻身而进行斗争的革命者聚积在一起。这个组织的名字就叫共产党。”罗纳川说到这里，两眼闪着光芒，语气非常庄重。这些话象一股炽热的铁流，立刻燃烧着涂正坤的心。涂正坤紧紧地握着罗纳川的手说：“就请共产党领导我们干吧！在革命的道路上，我是愿意献出自己的一

切，为革命斗争到底的！”

涂正坤是一个血性方刚、见义勇为而又忠诚老实的青年。罗纳川很喜欢他，早就把他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了。特别是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培养、教育，他的革命觉悟大大提高了，这使罗纳川很高兴。接着，罗纳川又把党的性质、纲领、任务，详细地向涂正坤作了解释，并鼓励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来接受党的考验，使自己真正成长为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。就这样，涂正坤在罗纳川的直接培养和领导下，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

一个月以后，罗纳川组织嘉义地区的农民，开天辟地办起了农民协会，涂正坤被推选为农民协会副会长。农民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向土豪大户开展“平果”斗争。斗争取得了胜利，农民协会制订了新规矩，规定大户果谷时，再不能要高价，须以农民协会的评价为准。农民协会能替农民办事，象春风一样吹暖了穷人的心。涂正坤从斗争中第一次看到了组织起来的力量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的一天晚上，涂正坤跨过汨罗江，翻过连云山，踏着星光，来到罗纳川的老家——座落在献冲镇附近的一个名叫罗家洞的小村庄。

他是来罗纳川家里参加入党宣誓仪式的。党组织根据他的要求，以及在农会工作中的表现，决定接受他加入中国共产党。罗纳川热情地领他到一间小楼上，拿出一面小红旗挂在木板墙上。红旗左上角贴上用黄纸剪的镰刀锤子。然后对他说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就要由一个普通的缝工，成为一个为全世界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共产党员了。这上面挂的红旗是我们的党旗，红色是革命的象征。镰刀和铁锤是代表我们工农大众，全国的工农大众要在红旗的指引下，齐心协力，向旧世界宣战，将那些吃人的军阀、地主、土豪、劣绅全部消灭干净！”

涂正坤凝视着鲜红的党旗，听着罗纳川的讲话，心情非常激动。他肃立在红旗面前，举起左手，握紧拳头，在肃穆的气氛中，在这庄严的时刻，跟着罗纳川，一字一句地向党宣誓：

“服从纪律，牺牲个人；努力革命，阶级斗争；严守秘密，永不叛党。”

这钢铁般的誓言，深深地铭刻在涂正坤的心上。宣誓后，他默默地想着今后怎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革命的红旗插到各地，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。

这是涂正坤生平最高兴的一天。他迎着朝霞，踏着夜雨沐浴过的山岭田野，牢记着党的嘱咐，在罗纳川的领导和安排下，以串乡做缝纫为掩护，到连云山区开展党的地下工作。